

# 荷马的祈求<sup>\*</sup>

## ——《伊利亚特》“序诗”绎读

刘麒麟

**内容提要** 史诗《伊利亚特》开篇冠有一段开宗明义的序诗（卷 1.1 – 7），其核心主题“忿怒”、“苦痛”、“分离”、“宙斯的意愿”等其他相关主题共同构建了史诗的内在结构与精神意蕴，对理解整部《伊利亚特》的旨趣至关重要。本文将该序诗置于史诗正文和早期希腊思想史的语境中予以考察和绎读，旨在呈现“荷马祈求女神歌吟阿喀琉斯之怒”的独特意蕴——颂扬一种英雄伦理与耻感文化下的“荣誉”观，藉此揭示《伊利亚特》的世界是一个企图恢复“秩序”的世界。

**关键词** 忿怒 荣誉 阿喀琉斯 宙斯 秩序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5.04.014

史诗《伊利亚特》的序诗（卷 1.1 – 7）是诗人自己向缪斯女神所做的祈求，这一祈文措辞绝妙、意蕴深远，对理解整部史诗的旨趣至关重要。汉语学界目前通行的中译是罗念生、王焕生的合译以及陈中梅的译文。<sup>①</sup> 为了便于本文的讨论，笔者不揣简陋，重新将这段序诗逐译如下：

忿怒呵，女神哦，歌咏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  
的忿怒罢，  
这毁灭性的忿怒，带给阿开亚人多少苦  
痛，  
把多少英雄的强健的魂灵送往  
冥府，使他们自身成为野狗和各种  
飞禽的肉食，宙斯的意愿就这样实现；  
从令民人的主子阿特柔斯之子

同神样的阿喀琉斯两相分离的那场争吵讲  
起吧。<sup>②</sup>

这七行序诗，自古代的阿里斯塔克斯<sup>③</sup>之时起，其义理和文法上的诸多疑难就引起关注，比如，序诗中的预述与史诗正文内容为何不相统一，宙斯的意愿到底是什么，行 6 的首词ἐξοῦ (自……开始) 是修饰缪斯的歌吟还是修饰宙斯的意愿，即到底是指要缪斯的歌吟从“令民人的主子阿伽门农同阿喀琉斯两相分离的那场争吵”之时开始，还是意为宙斯实现自己的意愿以“令阿伽门农同阿喀琉斯两相分离的那场争吵”为始，等等。下面，笔者拟将绎读这七行序诗，藉文辞与义理的疏解，探幽寓于其中的史诗主题、精神和教诲，力图展现古典作品之“开端”的独特蕴含。

<sup>\*</sup> 本文系西华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13E012）成果。

忿怒 [Μῆνιν] 呵,女神哦,歌咏佩琉斯  
之子阿喀琉斯的忿怒罢。

(卷1.1-2)

Μῆνις (忿怒, wrath) 是史诗《伊利亚特》的第一个词,全诗不仅由 Μῆνιν “启动”,<sup>④</sup>且宣告了史诗的主题。从修辞上看,史诗中的人物与叙述者都用 Μῆνις 及其派生动词 Μηνίω 来指示阿喀琉斯对阿伽门农的愤怒,在荷马关乎愤怒的各种用辞中,Μῆνις 是阿喀琉斯之怒的特称。不过,从词源上讲,Μῆνις 是修饰神灵的,在史诗中除被用于阿喀琉斯外就仅限用于诸神。<sup>⑤</sup>显然,阿喀琉斯之怒的威力和后果,犹如神灵一般,而神灵忿怒的根本特征是,他们施加的惩罚不只是针对具体的侵犯者,其相关或不相关者都会招受苦痛。因此,神女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一忿怒,整个阿开亚人将不可避免地遭受苦难,这是神灵“惩办逻辑”结果。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阿喀琉斯的身份毕竟是半人半神,从神性的角度看,阿开亚人的苦难不可避免,但从人性的角度看,阿开亚人的灾祸实属冤屈。进言之,在身处希腊盟军的人世生活中,阿喀琉斯若完全按神的方式行事,可谓一种僭越,而完全按人的方式行事,则意味着一种自损。在个体的心性塑造和构成中,“神性”与“人性”实有“高”、“低”之别,如何正确地界定和限制性命中的“高”与“低”或趋向“高”与“低”的欲望和意志,以及如何明智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是荷马的一个问题,甚或说,是古希腊精神传统中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在古代希腊的生活与思想世界中,无论是“诗与哲学的古老纷争”,还是政治舞台上诸多主义的角逐与观念的更新,以及城邦生活中公民对卓越与美好的诉求,都涉及到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120

和回应。荷马尽管运用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不断地暗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但这一问题本身充满着魅力,诱发了后来无数思者的反复思量。

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忿怒有两次:一次针对阿伽门农,这给阿开亚人带来苦痛,把无数英雄的强健的魂灵送往冥府;一次针对赫克托尔,致使赫克托尔以及无数的特洛伊将士陷入致命的灾难。这两次忿怒,基本构成了《伊利亚特》的情节和结构。然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序诗并未具体提及阿喀琉斯对赫克托尔的忿怒及其特洛伊人所遭的苦难。是以,序诗中的预述和正文史诗内容不相统一,可以说,荷马祈求歌吟一个故事,而缪斯以一个更大的故事作答。换言之,荷马向缪斯的祈求与缪斯的回答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性常被作为《伊利亚特》是多人合作的证据。不过,我们必须看到,阿喀琉斯对赫克托尔之怒是“派生性的”,是隶属于他对阿伽门农之怒的结果,而作为一部史诗故事而非历史事件的《伊利亚特》的诞生和形成,恰如序诗所示,则始于阿喀琉斯对阿伽门农之怒。阿喀琉斯忿怒的平息要直到史诗尾声,但平息的代价过于惨重,除无数阿开亚人的苦痛之外,更搭上了挚友帕特罗克洛斯的性命。对阿喀琉斯而言,帕特罗克洛斯有着独特的意义,帕特罗克洛斯代表阿喀琉斯属人的一面,是阿喀琉斯与人间的真正纽带;<sup>⑥</sup>当这一面消失时,这并非意味着阿喀琉斯完全成了神,而是预示着他自己的魂灵即将被送给冥府。这里我们看到,阿喀琉斯的忿怒不仅惩罚了相关者与不相关者,亦给他自己招来致命的苦难,而这样的结果无疑亦呈现出阿喀琉斯之怒与神灵之怒的重要差别。

“忿怒呵,女神哦,歌咏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忿怒罢。”荷马祈请女神歌唱阿喀琉斯的忿怒,而这一歌咏呈现了一个伟大的英雄时代。依循史诗正文,阿喀琉斯忿怒是因为他的荣誉受到损毁,他的战利品被阿伽门农强行掠走,而他祈求宙斯给阿开亚人带来苦痛,根本

上源于渴望恢复自己的荣誉，甚至获得更大的荣誉。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荷马在根本上是祈请女神歌唱荣誉？换言之，荷马向缪斯女神的祈求，旨在展现和颂赞一个一心追求荣誉的伟大行动，荣誉乃英雄的生命意义与价值所在，追求荣誉就是追求卓越、走向至善的具体表征。不过，值得提及的是，荷马的荣誉观与武力或战争暴力有着内在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伊利亚特》所展现的就是一个崇尚武力、颂扬战争伦理的世界，对敌方的暴力与屠杀乃英雄的壮举，毁敌越多，荣誉越高，“损敌就是扶友”。帕特罗克洛斯是一位很仁慈的好心人，但他也孜孜以求这样的荣誉（详见《伊》卷 16.399-419, 377 页）。或许，后世的读者会问，连有好心肠的帕特罗克洛斯的行径都如此，《伊利亚特》除了凸显暴力，还剩下什么？<sup>⑦</sup>然而，在《伊利亚特》这个尚武的世界中，上述的“暴力之举”既是英雄之血气或生命力的体现，更代表着一种特别的荣誉追求。荷马世界的英雄们，并没有暴力之罪这样的“基督教意义”上的“罪”念，荷马世界不是一个“罪感文化”（guilt-culture）的社会，制衡英雄行为与决心的是羞耻感，换言之，荷马世界是一个“耻感文化”（shame-culture）的社会，<sup>⑧</sup>荣誉与羞耻，让勇猛、英武和善战的英雄们不停地追求卓越和出类拔萃，“要永远成为世上最勇敢最杰出的人，/不可辱没祖先的种族”（《伊》卷 6.208-09, 138 页），这是荷马或荷马世界对英雄品性的理解、对德性与卓越的理解、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理解。由此，也最终可以明白，为什么阿喀琉斯是最卓越的阿开亚人，在荷马文化哺育的古人们中，被后世代代相诵。

## 二

这毁灭性的忿怒，带给阿开亚人多少苦痛，

把多少英雄的强健的魂灵 [ψυχὺς] 送往冥府，  
使他们自身 [αὐτοὺς] 成为野狗和各种飞禽的肉食，宙斯的意愿就这样实现；  
（卷 1.2-5）

这四行序诗，直承前序，具体地预述了阿喀琉斯之怒给阿开亚人怎样的苦痛，以及这些苦痛之所以会发生的更深层次的原由——宙斯的意愿。具体而言，这四行序诗蕴含了三对特别的并列项：其一，（英雄的）魂灵、躯体与自身；其二，野蛮与文明；其三，阿喀琉斯的忿怒与宙斯的意愿。藉此，阿喀琉斯之怒与盟帮及神界之秩序的关系，以及英雄纷争、诸神冲突跟宙斯的意愿之间的隐晦关联，得以呈现开来。

### 1. 魂灵、躯体与自身

αὐτοὺς，直译是他们自己、自身之意，但在序诗的语境中，实指英雄们被杀死的躯体。<sup>⑨</sup>在序诗预述的独特修辞中，荷马用“他们自身”（αὐτοὺς）而不用“尸体”一词，用“使他们自身成为野狗和各种飞禽的肉食”而不用“使他们的尸体成为野狗和各种飞禽的肉食”之语，则不仅直观地呈现了阿喀琉斯之怒将带给阿开亚人怎样的“致命”苦难，更传达了战争将人类社会从文明推回野蛮的结果，即英雄们坠入一个没有葬礼、生灵互为肉食的生存图景，在此，阿喀琉斯之怒对文明秩序的破坏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在序诗的语境中，英雄他们自身（αὐτοὺς）由英雄们“被杀死后的躯体”而非其“魂灵”来意指，还反映了荷马世界中独特的身体及魂灵观念。荷马世界中，个体活着则意味他的魂灵能够栖息于他自己的躯体，而死亡则指其躯体在受到致命的伤或损毁后，魂灵与躯体相分离。就英雄的现实生命和尘世性存在而言，英雄的肉身性存在无疑是第一位的，其躯体维度的重要性远胜于魂灵维

度,换言之,个体的肉身、他们的躯体才是他们自身的真正标志。这是因为,在荷马世界的英雄伦理观中,能给英雄带来荣誉和功名的只有英雄的肉身性存在,而一旦英雄的肉身毁坏,其性命将真正失去,而从躯体中分离的不死的魂灵却尤如虚影或梦幻,<sup>⑩</sup>甚或一团烟雾,可见而不可触(详见《伊》卷23.97-101,522页)。正因为躯体的维度重于魂灵的维度,我们才看到,在史诗正文中,无论阿开亚人还是特洛伊人,给对手的最大伤害不止于取其性命,更在于对其尸体抢夺后的损毁与侮辱,使其得不到应有的葬礼。显然,荷马笔下的魂灵观不同于后世的灵魂观。在此,我们或许也将懂得,在《伊利亚特》中诗人为何不厌其烦地描绘和赞美英雄的容貌与外形,尤其赞美阿喀琉斯,称他是最美的美男子,最勇武、最卓越的英雄。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好的容貌外形不仅属于一个人的身体维度,更是一个人能够走向卓越、实现善好人生的先天条件,对英雄俊美的容貌、魁梧的外形、非凡的力量的赞美,就是对英雄本身的咏赞,而这些皆是人生在世能赢得荣誉、实现善好的必备基础。<sup>⑪</sup>

## 2. 野蛮与文明

野蛮与文明,在荷马世界中是一对意义特别的主题。《伊利亚特》的序诗,呈现了一副相当野蛮的生存境遇:阿开亚人死后不仅得不到葬礼,其躯体竟然要成为野狗和各种飞禽的食物。不过,从史诗正文看,无论阿开亚人还是特洛伊人,不但都没有出现过他们的躯体成为野狗和飞禽之肉食的描述,而且,史诗最后两卷还分别叙述了帕特罗克洛斯和赫克托尔的葬礼。依循史诗正文,序诗中的预述与正文如此不符乃根源于诸神的干预,进言之,是因为诸神直接参与了人事,才致使双方英雄的躯体得以免于成为野狗和飞禽的食物,而这尤其表现于神明对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英雄的眷顾上。帕特罗克洛斯被杀死后,由于宙斯的妻子天后赫拉的干预,特洛伊人没能抢走他的尸体

(详见《伊》卷18.165-86,427页),而女神忒提斯还让他的尸体免受蝇群叮吮(详见《伊》卷19.20-33,443-44页);赫克托尔的尸体虽被阿喀琉斯威胁着要交给狗群,但宙斯的女儿阿佛罗狄忒却日夜驱赶狗群,还用玫瑰神膏涂抹尸身,以免阿喀琉斯把它拖来拖去遭污损,而阿波罗神亦为他从上天放下一团浓浓的黑云到大地,罩住尸体所在的那块地方,免得强烈的太阳光芒把尸体烤干(详见《伊》卷23.184-191,525页)。不仅如此,甚至连伟大英雄的葬礼亦是直接由诸神促成,这尤其表现于《伊利亚特》末尾的赫克托尔的葬礼(详见《伊》卷24.110-19,556页),他的被杀死的躯体之所以能返还特洛伊和享受葬礼,更是源于诸神与宙斯的亲自安排。荷马世界的诸神,尤其诸神之父宙斯为何有如此决断和行动?进言之,《伊利亚特》开篇以“野蛮”之景为始、而其结尾为何要以“作为文明之典型体现的葬礼”为终?或许,这不仅源于《伊利亚特》自身蕴有的主题对应、情节对称、文辞重复等典型的“环形结构”<sup>⑫</sup>之特征,更由于史诗精神本身所蕴含的对纷争及野蛮的警惕、对秩序及文明的期待。

值得提及的是,荷马世界中不存在从野蛮到文明的线型前进观念,文明与野蛮二者相互巧妙地“转化”,比如,作为文明基本标志的葬礼本身就常包含着相当的野蛮成份,这尤其体现在帕特罗克洛斯的豪华葬礼上:

阿喀琉斯……又用锋利的铜刀砍杀高傲的特洛伊人  
十二个高贵的儿子,怀着满腔愤恨,  
然后把焚尸堆交给猛烈的火焰吞噬。  
他嚎哭着呼唤亲爱的朋友的名字:  
“帕特罗克洛斯,尽管你在哈得斯的居所,  
但高兴吧,我正在履行许下的全部诺言。  
高傲的特洛伊人的十二个高贵儿子

将同你一起被焚化，  
至于那个赫克托尔，  
我将不把他交给火，而是交给狗群”。

(《伊》卷 23. 175 - 183, 525 页)

这里，野蛮与文明之“并举”，某种程度上不仅呈现出英雄行动的残酷性，更隐含了社会礼仪及人类文明进程本身所伴有的悖谬和分离形态。

### 3. 阿喀琉斯的忿怒与宙斯的意愿

宙斯是最高的神，阿喀琉斯是最卓越的人，荷马不仅掌管神界，而且还直接干涉人事，由此，最高的神必然与最卓越的人关系微妙。不啻如此，作为最后一位由一位神和一位凡人所生的阿喀琉斯，<sup>⑬</sup>由于其母亲与宙斯有着非凡关系，故而阿喀琉斯与宙斯的关系引人遐想。神女忒提斯跟宙斯的“密会”中，她祈求宙斯满足阿喀琉斯的心愿，这是否意味着，即便是最卓越的人，其荣誉的获得与保证根本上也要源自于神祇？阿喀琉斯的忿怒是为了恢复自身的荣誉，但宙斯的意愿就仅仅是给阿喀琉斯荣誉？宙斯是否只是把给阿喀琉斯的荣誉作为一次契机，从而实现自己更隐秘的心志？

阿喀琉斯在失去帕特罗克洛斯时，曾对其母亲长叹道：

母亲啊，奥林波斯神实现了我的请求，  
但我又怎能满意？我的最亲爱的同伴  
帕特罗克洛斯被杀死，我最钦敬的朋友，  
敬重如自己的头颅  
……现在你将要失去儿子悲痛万分，  
你将不可能迎接他返回亲爱的家门，  
因为我的心灵不允许我再活在世上，  
不允许我再留在人间，除非赫克托尔  
首先放走灵魂，倒在我的枪下，  
为杀死墨诺提奥斯之子把血债偿还。

(《伊》卷 18. 79 - 93, 423 - 424 页)

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不属阿喀琉斯向宙斯诉求的意愿，这也让阿喀琉斯明白，他在宙斯心中的位置并非如他意愿的那样。阿喀琉斯本欲要在最大的荣誉下光荣地领受早死，而今却遭遇了挚友被杀的悲哀以及给他招致的耻辱。显然，最好的阿开亚英雄阿喀琉斯，亦如最好的特洛亚英雄赫克托尔一样，皆错误地理解了自身在宙斯的内心和计划中的位置。宙斯不会始终如一地“眷顾”赫克托尔，也没有完全听示阿喀琉斯的吁求，相反，宙斯有自己的心志和谋划。《伊利亚特》中的这位宙斯与《神谱》中的宙斯有根本之别，《神谱》的重要主题是构建宙斯的统治权威，宙斯曾多次直接参与争战，但《伊利亚特》中这位常被称作“善于计谋”的宙斯，除了显示自己的神迹——比如雷电——这一权威的象征之外，从未直接发动和参与属神的或属人的“战事”，甚至，对诸神的威胁也只是说说而已，《伊利亚特》中的宙斯更像是一个不断谋划和计算的“君主”。因此，宙斯的意愿与其说是给最勇武的阿喀琉斯以荣誉，不如说是去恢复和维持一种由自己已经构建起来的稳定、平衡与契约式的神间秩序及人间秩序。秩序是一种平衡，一经破坏，必须恢复，而恢复的首要行动当然是止息诸神之间以及诸神各自眷顾的英雄之间的纷争。<sup>⑭</sup>事实上，在《伊利亚特》中，无论是赫克托尔的战死、特洛亚后来的被摧毁，还是阿开亚人的苦难、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甚至阿喀琉斯注定的早死，在根本上都是诸神必须共同遵守的、早就达成一致的约定（详见《伊》卷 4. 1 - 73, 77 - 79 页；卷 15. 56 - 77、205 - 217, 337 页，342 页；卷 22. 177 - 185, 506 页），而约定的目的当然是宙斯实现维护基本秩序的意愿。在此，《伊利亚特》序诗中的预述与史诗正文似乎再次相悖，因为，如果仅仅依循《伊利亚特》序诗，我们很可能得出阿喀琉斯之怒是宙斯实现意愿之起始的直观

看法,可实际上,宙斯实现自身的意愿却并非始于阿喀琉斯忿怒,他的忿怒仅仅是宙斯完成心愿的一个环节。不啻如此,阿喀琉斯的忿怒也绝非由宙斯促动,他跟阿伽门农的争执及其燃起的忿怒乃源于阿波罗所降的灾难,而这一灾难的解决之道关乎两位英雄之间的荣誉之争。

### 三

[ἐξοῦ] 从民人的主子阿特柔斯之子  
同神样的阿喀琉斯两相分离的那场争吵讲  
起吧。

(卷 1.6-7)

在《伊利亚特》的解释史上,但凡特别关注《伊利亚特》之序诗的研究者都会面对第 6 行的首词 ἐξοῦ (自……开始) 引起的疑难。许多读者,包括古代的阿里斯塔克斯,都认为 ἐξοῦ 是“修饰”行 5 的“ἐτελείετο”(实现),如此,序诗后半部分意为,宙斯实现自己的意愿以“令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两相分离的那场争吵”为始。但这样一来,史诗的序诗和正文之间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因为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两位英雄的纷争不是由宙斯而是由阿波罗挑起,而宙斯在二位英雄纷争后不仅没有立即干预,相反,在经过许多天后才介入其中(详见《伊》卷 1.423-27,18 页)。换言之,宙斯实现自己的心愿绝非始于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两位英雄的纷争。基于此,笔者认为 ἐξοῦ 是“修饰”行 1 的“ᾠ εἶδε”(sing, 歌咏),如此一来,整个序诗的结构可表述为:首先,荷马祈求缪斯歌唱阿喀琉斯的忿怒及后果,这是史诗正文的主题和内容;接着,荷马继续祈求缪斯之歌要从令两位英雄分离的那场争吵之时开始,这是史诗正文叙述时间的起点。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对序诗最后两行的中译处理为“从令民人的主子阿特

124

柔斯之子/同神样的阿喀琉斯两相分离的那场争吵讲起吧”。<sup>⑤</sup>

正如序诗的行 2-5,序诗的行 6-7 同样呈现了一对有趣的并立项:阿伽门农与阿喀琉斯,一位是阿开亚人的统帅,一位是最卓越的阿开亚人。阿伽门农与阿喀琉斯的冲突,绝非表征为一种集体与个体、民主与专制的冲突,他们之间的纷争,首先都是看重自身荣誉的结果。阿伽门农认为,倘若他遵照阿喀琉斯的提议,把作为战利品的女俘克律塞伊斯归还给其父克律塞斯,那么,他将为此而失去荣誉,故而他要求一份价值相等的荣誉礼物作为补偿。阿喀琉斯指出阿开亚人库存中没有现存品,并许诺以后加倍偿还。阿喀琉斯的这一提议让阿伽门农感到阿喀琉斯不仅在动用心机欺骗他,还要让他丧失荣誉,而更让他烦心的是,阿喀琉斯那一向暴戾的血气与喜好纷争的性情,这些都令阿伽门农感受到他的最高权威不断遭到阿喀琉斯的挑战。为了解决阿波罗神降于阿开亚人的灾难,阿伽门农尽管最后同意阿喀琉斯的提议,交还阿波罗的祭司的女儿,却也痛斥了阿喀琉斯,且做出剥夺阿喀琉斯荣誉的警告:

你是宙斯养育的国王中我最恨的人,  
你总是好吵架、战争和格斗。

……

这是我对你的威胁:既然福波斯阿波罗  
从我这里夺去克律塞斯的女儿,  
我会用我的船只让伴侣把她送回去,  
但是我却要亲自去到你的营帐里,  
把你的礼物、美颊的布里塞伊斯带走,  
好让你知道,我比你强大,别人也不敢  
自称和我相匹敌,宣称和我相近似。

(《伊》卷 1.176-87,8 页)

阿伽门农的话彻底激怒了阿喀琉斯,他徘徊在是拔剑杀死阿伽门农还是咽下这口恶气的

念头中，而被惹恼的阿喀琉斯之所以没有对他痛下杀手，不仅因为女神赫拉和雅典娜的直接干涉，更由于她们对他的承诺：阿喀琉斯咒骂阿伽门农的话不仅要实现，而且，由于阿伽门农对他的傲慢无礼，他今后将会有三倍于此的荣耀礼物（详见《伊》卷1.189-220，8-9页）。在此，我们看到，作为阿开亚人的统帅与最勇武的阿开亚人之间的不和似乎由来已久，他们之间的纷争不可避免，而这似乎也暗示了在序诗中预述的阿开亚人的苦痛与灾难无处可逃。

值得注意的是，阿伽门农与阿喀琉斯的纷争并未真正和解。《伊利亚特》卷9，阿伽门农尽管派奥德修斯、埃阿斯、福尼克斯作为使者，带去大量礼品以及对阿喀琉斯的美好承诺，恳请他重返战场，但阿伽门农仍有一个前提，要阿喀琉斯臣服自己——“要是他息怒，这一切都会成为事实。/愿他让步——冥王哈得斯不息怒，不让步，/在全体天神当中最为凡人所憎恶。/愿他表示服从，我更有国王的仪容，/认为按年龄我和他相比我也长得多。”（《伊》卷9.157-161，194页）奥德修斯向阿喀琉斯转述阿伽门农的讲辞时，特意隐去了上述之辞。但聪明的阿喀琉斯看出了阿伽门农的真实心理和奥德修斯的故意隐藏，于是直截了当地回复奥德修斯——“有人把事情藏在心里，嘴里说另一件事情，/在我看来像冥王的大门那样可恨。”（《伊》卷9.312-313，199页）阿喀琉斯最终出战特洛伊人，与阿伽门农无甚关系，出战源于他对帕特罗克洛斯的友爱，源于他要洗去帕特罗克洛斯之死给他带来的名誉扫地的耻辱，换言之，他要从杀死帕特罗克洛斯、掠走其铠甲的赫克托尔那里夺回荣誉。阿喀琉斯的战与不战，都与荣誉密切相关。不过，必须提及的是，帕特罗克洛斯之死加快了阿喀琉斯的死亡进程，他听闻帕特罗克洛斯之死时的反应，可谓对他自己的死亡的预演：

“勇敢的佩琉斯之子，我[安提洛科斯]将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消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

帕特罗克洛斯倒下了，激战围绕着他那裸露的尸体，赫克托尔剥走了他的铠甲。”

阿喀琉斯一听陷进了痛苦的黑云，他用双手抓起地上发黑的泥土，撒到自己的头上，涂抹自己的脸面，香气郁烈的袍褂被黑色的尘埃玷污，他随即倒在地上，摊开魁梧的躯体。

（《伊》卷18.18-27，421-22页）

这里展现了阿喀琉斯因悲恸过度而对自己躯体的玷污、损毁甚或绝弃，“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侣伴的死使阿喀琉斯无限悲恸，他必须无奈地、不太名誉地领受自己早死的命运。而《伊利亚特》卷23的竞技会上，阿喀琉斯把大批礼品颁发给竞技优异的英雄们，或许，不是出于他的慷慨，不是出于用财物去弥补他因忿怒而脱离战场后带给阿开亚人的苦难，根本是源于帕特罗克洛斯的死在本质上已割断了阿喀琉斯与人间的真正纽带。他属人的一面在这一刻开始消失，他开始放弃象征荣誉的礼品和财富，放弃能使一个人过上善好生活的必备条件，最终，是默默地放弃那个曾经的自己。这是阿喀琉斯生命历程中的悖论，也是英雄一生的真正悲哀，而这样的悲哀之情又恰如他的愤怒一般，实际自始至终笼罩着整部史诗。<sup>①6</sup>

## 结 语

《伊利亚特》的序诗，基本构建了史诗的结构、情节和主题。荷马“吟诵”《伊利亚特》时，可以借鉴或抒写的开端模式很多，但他最终定下了笔者绎读的这七行序诗。“忿怒”、“苦痛”、“争吵”、“宙斯的意愿”等

等,它们不仅构成了《伊利亚特》的开端,也构成了史诗中的诸多主题,但根本上讲,所有这一切又被统一在一个更大更高的史诗主题——“秩序”——之中。<sup>①</sup>在《伊利亚特》的故事结构中,帕里斯与海伦之间的爱欲破坏了“城邦之间”的秩序,而阿喀琉斯的忿怒破坏了“城邦内部”(阿开亚人共同体)的秩序,继之,人界与神界的秩序亦因凡人和诸神各自的私爱而破坏,可即便如此,《伊利亚特》的世界在本质上仍是一个企图恢复“秩序”的世界。事实上,《伊利亚特》末卷赫克托尔的葬礼已经充分呈现了秩序恢复的曙光,他的被杀死的躯体不再招受阿喀琉斯的侮辱,而是被其老父迎回特洛亚城,得到一分相匹配的充满荣誉的葬礼。如此结局,当然源于在宙斯的调解下奥林波斯神已放下分歧、达成一致的契约;而这一契约的完成,这种恢复秩序的进程和结果,无疑清楚明白地表征出一种对后世古希腊影响至深的几何式的伦理平衡及其惩罚式的公正报应观:破坏“城邦之间”的秩序的特洛亚一方必然要被摧毁,人间最大的英雄阿喀琉斯必然要为自己忿怒的结果付出相应的代价。然无论秩序的破坏和恢复,根本上都会伴有可叹可吟的苦痛与命运中的必然。荷马的盲眼所“看到”的这一切,不只是历史追溯和文学想象,更是他祈求缪斯能让世人目闻的世间真实,这种苦痛般的真实或许就是史诗精神留于后世的悲剧之维与智慧之光。

#### 注释:

- ① 罗念生、王焕生的译文为“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忿怒,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把战士的许多健壮英魂/送往冥府,使他们的尸体成为野狗/和各种飞禽的肉食,从阿特柔斯之子/人民的国王同神样的阿基琉斯最初在争吵中/分离时开始吧,就这样实现了宙斯的意愿。”详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1页。陈中梅的译文为“歌唱吧女神!歌

唱斐琉斯之子阿基琉斯招灾的/愤怒,它给阿开亚人带来了无穷尽的痛楚,/把众多豪杰强健的魂魄打入了哀地斯的冥府,/而把他们的躯体作为美食,扔给了狗和各种/兀鸟,从而实践了宙斯的意图——开始吧,/从初时的那场争斗,卓越的阿基琉斯和/阿特柔斯之子、民众的王者阿伽门农闹翻分手。”详见《伊利亚特》,陈中梅译注,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1页。

- ② 笔者译文主要参照 A. T. Murray 的希腊语-英语对照本(详见 Homer, *Iliad*, Vol. I, trans. A. T. Murray, revised by W. F. Wyatt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13 页), 罗念生、王焕生的《伊利亚特》中译本,以及刘小枫对这七行诗的中译(详见《古典诗学译读:西学卷·古代编》上册,刘小枫选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29页)。本文对《伊利亚特》其他诗文的引用与参见,采用罗念生、王焕生的中译文,并在正文中随文标注其卷数、行码以及该中译本的页码(标注格式为《伊》卷数.行码,页码)。
- ③ 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 B. C. 217-145),以校订和研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闻名。
- ④  $M\tilde{\eta}\nu\upsilon$  是名词  $M\tilde{\eta}\nu\varsigma$  的宾格单数阴性,  $M\tilde{\eta}\nu\upsilon$  后一个词是  $\tilde{\alpha}\epsilon\iota\delta\epsilon$  (sing, 歌咏);  $M\tilde{\eta}\nu\upsilon$  和  $\tilde{\alpha}\epsilon\iota\delta\epsilon$  都是荷马的(古伊奥尼亚)方言用法。
- ⑤ 关于“ $M\tilde{\eta}\nu\varsigma$ ”一词独特意蕴的论述,参见 James Redfield, “The Proem of the Iliad: Homer’s Art”,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74, 1979), 97 页。
- ⑥ 参见 Cedric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5), 181-220 页。
- ⑦ 关于《伊利亚特》中“暴力”问题的研究,参见 Simone Weil, *The Iliad, or the Poem of Force*, trans. by Mary McCarthy (Wallingford, Pennsylvania: Pendle Hill, 1967), 1-27 页。
- ⑧ 参见刘麒麟《英雄、神明与秩序——理解赫克托尔的死亡》,载《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24-25页;另参见 E. R. 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16-19 页。
- ⑨ 英语世界中,很多译者在此都将“ $\alpha\upsilon\tau\omicron\upsilon\varsigma$ ”译作“their bodies”,例如:Richard Lattimore [详见 *The Iliad of Hom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59 页]; Robert Fagles [详见 *The Iliad* (Penguin Classics, 1998), 77 页]; E. V. Rieu [详见 *The Iliad* (Penguin Classics, Revised, 2003), 4 页]等,但笔者翻译序诗所据的 A. T. Murray 的希腊语-英语对照本,则是将“ $\alpha\upsilon\tau\omicron\upsilon\varsigma$ ”译作“the men themselves”。汉语世界中,罗念生、王焕生将其译作“他们的尸体”,陈中梅将其译作“他们的躯体”。



- ⑩ 参见《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201页（卷11.207）。
- ⑪ 亚理士多德亦认为，容貌身姿娇好是构成幸福人生的“外在的善”。参见亚理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24页（1099b）。
- ⑫ 环形结构（ring composition），指荷马史诗中相同、相似和相对的文辞、概念、主题甚或情节，以几何对称的形式重复呈现在卷与卷之间、在某卷之中的段与段之间以及某一段故事或叙述之间，有些“环形结构”甚至是一字不差（verbatim）的重复。环形结构的形式大致有：首尾相映环、轴对称环、平行环、外环套中环、中环套内环、环环相套、交叉成环等，环形结构的作用一般被认为是为了“助忆”和“论证”。有关荷马史诗中“环形结构”问题的论述，参见Cedric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5), 249-285页，以及此书尾所附的精密的“《伊利亚特》几何结构图表”；另参见程志敏《荷马史诗导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19-158页。
- ⑬ 关于阿喀琉斯这一独特出身之意蕴的论述，参见John Alvis, *Divine Purpose and Heroic Response in Homer and Virgil: The Political Plan of Zeu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Lanham, Md, 1995), 3-6页。
- ⑭ 值得注意的是，阿喀琉斯在失去挚友帕特罗克洛斯后，对纷争、忿怒、暴戾有深刻的“反省”：“愿不睦能从神界和人间永远消失，/还有愤怒，它能使聪明的人陷入暴戾，/它进入人们的心胸比蜂蜜还甘甜，/然后却像烟雾在胸中迅速鼓起。/人民的首领阿伽门农就这样把我激怒。/但不管心中如何痛苦，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必须控制心灵”（《伊》卷18.107-113, 424-425页）如此之反省，某种意义上亦是“秩序之实现”的一个准备。
- ⑮ 关于《伊利亚特》序诗后半部分文意与义理的讨论与疏解，参见Brian Satterfield, “The Beginning of the *Ilia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Proem and the Burial of Hector”, in *Mnemosyne* (Vol. 64, 2011), 14-20页；以及James Redfield, “The Proem of the *Iliad*: Homer’s Art”, 96-97页。
- ⑯ 《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有两次前后相承的悲哀：首先，阿喀琉斯悲于自己的女俘被阿伽门农带走从而令自己失去荣誉，这一悲哀让他远离了阿开亚人的“共同体”，给阿开亚人带来了无数的苦难；其次，阿喀琉斯愤悲于挚友帕特罗克洛斯之死，这一悲伤撕碎了英雄阿喀琉斯的心。后一悲哀是由前一悲哀引发的，可谓悲哀孕生悲哀，从这个层面讲，《伊利亚特》是一出真正让人感念、发人深省的“悲剧”。
- ⑰ 关于荷马世界中“秩序”主题的探究，参见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146-175页。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 卫

rative conventions and break up the readers' expectations. All these metafictional strategies show Drabb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tmodern novels as well as the world, while they also expose the difficulties confronted by modern women.

**Phantasy of Metaphor: Eating Disorder as Political Antagonism in  
*The Edible Woman and Lady Oracle***

WANG Yunqiu

"Eating disorder" is a kind of neurosis that can be divided into "anorexia" and "bulimia". Though emerging in the 19th century, anorexia gained its attention with the rise of North American Femi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while bulimia received its reputation as "anorexia's ugly sister" twenty years later. Compared with physical illness which gained its own value of metaphor through symbolization, anorexia, born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scontinuity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 was a byproduct of the power system.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this kind of neurosis became a discourse strategy and incurred an antagonistic discourse: bulimia. The present essay aims to disclose such discourse strategies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Edible Woman* and *Lady Oracle*.

**An Explor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Trauma Transfer" in *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WANG Jianhui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trauma transfer" that occurs in Foer's 9/11 Novel *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the major featur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in the novel, and the trend of thought reflected in post-9/11 American literature, hopefully to arouse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in the academic field.

**Homer's Invoc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em of the *Iliad***

LIU Qilin

The *Iliad* begins with a proem (I. 1-7) that makes clear the purpose and main theme of this epic. Wrath, the central theme of the Proem, sorrow, strife, Zeus' will, and other related theme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inner composition and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of the epic, cruc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the purport of the whole text of the *Iliad*. By study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Proem in the epic and the history of early Greek thought,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exhibit the unique implication of "Homer prayed Goddess to sing the wrath of Achilles", namely, to extol the ideology of honor in heroic ethic and shame-culture, and thus reveals that the *Iliad* is a world intending to recover "order".